

# 视觉 V21

国际标准刊号: ISSN 1008-990X 国内统一刊号: CN 43-1168/J 邮发代号: 42-189 E-Mail: vision21cn@21cn.com

1999年10月1日出版



VISION21 VISION21 VISION21 VISION21 VISION21 VISION21 VISION21 VISION21

VISION21 VISION21 VISION21 VISION21 VISION21 VISION21 VISION21 VISION21

vision21



# 视觉中国

VISION ON CHINA 20世纪令人不能忘怀的画面

前卫 ARTS FLASHING 108

再现 伤痛

seattle 的陷落

ISSN 1008-990X  
9 771008 990006

定价: 美元 5元 港币 30元 人民币 15元

# 张大力

## ZHANG DA LI

张大力，东北人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87年毕业于。毕业之后投奔了圆明园他的师兄华庆那里，应该说1985年以前，“美院”毕业生留在北京工作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，但如果留不下来，也只有服从分配回老家去。1986年以后就不一样了，思想解放运动培养了一批特立独行的人，由此产生了第一批受过高等教育又志愿成为“三无人员”的自由艺术家。

张大力认为，正是社会环境改变和塑造了他：“像1987年那种环境促使我们变成艺术家，不靠政府的资助不靠工作，可以这样活下来。以前是不允许的，你的户口，你的证件，你为什么能在北京住下来，警察会怀疑你的，你的食物来源怎么办？你不去干一个政府允许你干的事情，你就不是好人。”

张大力、华庆和先锋戏剧导演牟森住在一个农家小院里，成为圆明园画家村中最早的住户。当时的租金每个人每个月30元钱，还经常拖欠。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饥饿，白天醒来，动都不敢动，怕消耗体力，只有一个念头：到谁那儿去可以蹭一顿？有时要到下午两点左右才能够确定下来，之后，就爬起来，骑自行车，经常为了一顿饭，要从海淀骑到丰台或者通县。饥饿艺术家的体验让大力终身难忘：“吃饭对我来说是个生理上的快乐，你看到米、馒头你的肌肉都在动，就想马上把它吞掉，非常快乐，这种感觉现在没有了，在很多年能吃饱以后，这种生理上的感觉快记不住了，就跟你年轻时候最早的性冲动似的。”实际上，那是一个很多人都有饥饿感的时代，不光是艺术家，也包括很多平民职工甚至是大学教授。

牟森慢慢地也有了拍戏的机会，大力为他做舞美，大家可以“吃项目”了，甚至也有了玩的时间，大力也谈起了恋爱。“一开始很浪漫，被迷惑了然后认识到事情的本质是挨饿，艺术家原来就是这样的，浪漫完全没有了。”与女友分手后没多久，北大的一位留学生出现了，1989年，张大力随着她去了意大利。他走后没多久，我遇到了牟森，当时华庆也娶了太太，去了前南斯拉夫。孤独的牟森说：大力走了，他写下了一首诗就走了，“我爱她，她不爱我，她爱我，我不爱她。”多年以后，我问大力，大力说：那都是牟森瞎编的，不管怎么样，那是一句经典的台词，堪与莎士比亚媲美。大力的婚姻与盛奇的相反，两个人在求同存异中相濡以沫，并有了两个女儿。“她是一个西方人，恰恰跟我不冲

突，她能自立，她有她的工作，她和我的工作不参与其中，她不把她的意见强加给我，我过去的女朋友，你画什么内容，她都参与，她会改变你的画的风格和内容，对艺术家是一个危险。我和我太太生活上互相依靠，互相帮助，我们的思想却可以分离。”

1993年，大力第一次回国，他打电话找到我，说是要请我吃饭，一个饥饿艺术家要请我吃饭，搞得我很兴奋，他先来到我的住处。我当时刚拍完了一部关于西藏天葬的纪录片，我跟他一起看了，结果搞得大力大伤胃口，那天吃的是他梦想了许久的涮羊肉，可他怎么也咽不下去，吃了几口，就好像秃鹫吃的人肉，看起来他很长时间没有挨过饿了。

大力说起欧洲的生活，开始的时候画水墨画，一张能卖到两百美元，挺好卖的，生活逐渐地滋润起来。可是过了一段又发愁了，难道一个艺术家就这样在异乡终老一生吗？至少我也要这个城市记得我。想了半天，觉得自己的东北脸型最具有东方特色，没有后脑勺的大扁头，于是就开始在大街小巷涂鸦，到处都留下了他的大头。“我在我的画旁写上中国字，让别人知道这是一个中国人画的，汉字想写什么就写些什么。在意大利写一个汉字的意义就意味它是东方，我的意思是对话。过了两天我就去看，有意大利人在我头上写字，我就把这个头拍下来，变成照片，这个观念就形成了。第一个人写的是“你是谁？”张大力非常激动，第二天再看，发现上边写的“操你妈”，“你他妈的是法西斯”。有的人以为他是光头党，有的人在他的大头上面画上了共产党的标志。

应该说张大力在意大利的对话是成功的，当时他告诉我：要把意大利的成功经验搬到中国来。从那时候算起，6年已经过去了，他的大头已遍布北京，几乎很少有没见过这个大扁头的北京人。大头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一个符号和标志。但是在北京的反映却是完全不同于意大利的。中国人不习惯在街头上表达自己的意见，中国的社会情况也不允许，大家会谴责你，会认为你是在犯罪。在中国的对话变成了另外一种意义的东西，是强迫这个社会的人接受艺术家表达艺术的方法。“我的东西被大家看了，大家被激怒了，你觉得很烦，可是你也看了。可能你这个人生活一辈子，一次美术馆也没进过，一次画廊也没去过，可现在你看了，这是艺术家搞的，艺术就是这样的。甭管你觉得怎么样，你已

经跟艺术发生一种关系了。”大力通过对话争取到了一种艺术家自由表达的权利，在他之前确实没有一个人敢这么做的。

这个城市妥协了，这个城市慢慢习惯并且接受了他，至少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。而在几年以前，北京的传媒还在号召大家动员起来，抓住这个家伙。记者采访了很多人，街道大妈说：你放心，我们这一带还没有大头出现，一旦出现，一定将他在作案现场抓获。警察说：这家伙是在破坏社会秩序，抓起要关他20年。环保局的还比较理智，只说要罚款500元。一位记者顺藤摸瓜，终于与大力对了话，突然他也理解了，之后，他写的文章也转向了：这原来只不过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，而且这个人目前也不在国内。以艺术家的名义，大力体会到人民群众的宽容，对于普通人而言，艺术家大概总是要做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吧。

多年的坚持，大力练就了一手好武艺，能手握喷笔，距离墙面20厘米左右，时间不到一秒画完一个大头。一个人距离不到2米，就是看到他手在空中一晃，也不会相信是他画的，以为一直就在墙上呢。他最得意的就是除非专门请人参观，从没有人发现他现场作案。不过有一次例外，1997年的时候，大力开了一个商店，做灯箱广告，有一个帮手叫刘新华，也是盲流艺术家，头发长长的。有一次他们两个出去画大头，刘新华帮着他放哨。第二天，旁边发廊的一个小伙子神情诡秘地对他们说：我昨晚看到你们画大头了。原来这小子是个同性恋，看上了刘新华，怀疑秃头张大力是他的男朋友，就暗中盯梢，却发现了这个秘密。

张大力用三个符号来表达自己的观念：“AK47是从自动步枪来的，我把它抽出来代表暴力，代表这个城市；18K是代表金子，代表经济，这么大的城市，暴力和经济生活肯定是有关系的，因为经济生活可能产生暴力，也因为暴力可能得到经济和钱财；画了个大头，表示人和人之间互相了解和沟通的渴望。”大力的作品主要出现在胡同和废墟之上，他认为拆房子特别能代表现在的北京风景，北京这样的城市和它的景观在全世界都无法找到。明显的标志就是前面的老房子被拆了，留下一段墙，特白，一栋有瓷砖的大楼。“我觉得这种情况不会存在很长时间，我觉得北京的面貌就是在拆，整个中国和北京一样，都是在拆，艺术家应该和这环境有联系了。如果你还在家里喝着咖啡，画点精美

的油彩画，就脱离了社会，跟社会没关系了，你的艺术品也就失去了时代的价值。我一直在思考别人不愿意思考的问题，我的作品如果在美术馆展出是不会允许的，那么我就要在边缘争取我应得的权利，我可以在朋友家展览，我可以在朋友家的墙上画。如果我有权利，我就觉得我生活在这个城市还是值得的，如果连这个权利都没有，我觉得那作为一个是非常残酷的。”

目前，大力正在把他的大头，中文、英文、意大利文和他在街头的照片、录像片都汇集成一个册子，就叫《对话》，他坚信他的作品最终也会拿到美术馆和画廊去展览的。■

